

偶像

杜彩云
石河子大学

1 时刻表中没有这条路线

2 我不曾驻足人群也未买票

3 而是沉默不语

4 乘上这列火车前行

5 离发车还有十几分钟；有个人沿车厢售卖报纸，供途中消遣；26 岁的青年人谢尔盖·伊万诺夫买了一份最便宜的；头版刊登着斯塔斯·安图菲耶夫的肖像和死讯。

6 其中一同路人是军校学员，他拿着同样一份报纸，也看过这则报道，因此说道：

7 “安图菲耶夫死了。”

8 “他是谁？”一个没戴眼镜，已逾中年的男人问道。有这样一些人：他们本应戴着眼镜，却不知为何没戴。仿佛被人摘掉了。谢尔盖·伊万诺夫经常这样想——有的人没有他本该有的东西，而有的人，却拥有本不该有的东西。这个学员本就该穿那么一身制服，他正确地选择了生活道路，他的外貌，双手及一切的一切都和制服那么协调。连说话的声音都恰到好处。而那没戴眼镜男人却有着本该戴眼镜的人的声音——谢尔盖·伊万诺夫这么认为，尽管他思考着别的事。没戴眼镜的男人问道：

9 “他是谁？”

10 “音乐家。著名摇滚乐歌手。真是可惜了，”学员礼貌地答道，同时在旁人无知面前，因自己有所知而感到拘谨；他将报纸摊在手上，笨拙地抻开双手翻开报纸，浏览其他报道。

11 “摇滚乐歌手？布基-武基舞者？”那没戴眼镜的男人问道，“死于毒品和酒精。或者艾滋病，”随即他又肯定地说。

12 谁都没再多说什么。

13 一位染着红色头发，打扮较年轻的老太太（她本应有这样的头发）一边看着窗外的小女孩，一边用头巾擦拭着干涩的双眼。

14 对面，这一卧铺车厢靠边的位置上坐着小伙子和姑娘。他们只是静静地坐着。

15 谢尔盖·伊万诺夫把报纸叠好。

16 斯塔斯·安图菲耶夫是摇滚乐歌手、作曲家及诗人，这正是谢尔盖从家乡萨拉托夫到莫斯科要找的人。

17 安图菲耶夫不知道谢尔盖·伊万诺夫要来拜访。他不认识谢尔盖·伊万诺夫，正如他不认识自己的许多歌迷一样，的确，他的歌迷比其他舞台歌手的要少些。过去并不是每个人都理能解他的歌。曾经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。如今一切都将成为过往。不过，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？歌曲却留了下来。可以说：现在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理解他的歌。这便是现在的情况。但斯塔斯·安图菲耶夫已经死了，于他而言，一切都已是浮云。已经无所谓了。他早已不在乎。虽然斯塔斯·安图菲耶夫不喜欢这些年轻人的俚语。谢尔盖·伊万诺夫了解这点，他熟知许多关于安图菲耶夫的事。他知道安图菲耶夫在哪儿出生，在何处度过童年，有哪些朋友，他还知道安图菲耶夫已有过两段婚姻，而现在第三段。曾是第三段了。他熟记安图菲耶夫的所有歌词。他很早就想认识安图菲耶夫了，但他绝不会漫无目的地去找安图菲耶夫，因为他蔑视空泛的交往，除非他本人创作了歌曲。他创作抒情摇滚曲已是第十个年头，并坚信，即使把他创作的一些曲子拿给安图菲耶夫看，也丝毫不会感到羞愧。他从不向别人展示它们，只为自己哼唱。他只信任安图菲耶夫。他知道安图菲耶夫的地址，用仅剩的钱买了车票，带上自己虽旧但用着顺手的吉他去找安图菲耶夫。他本可以写信或者打电话，但他不想那么做。他决定放肆一回——也许是生命中唯一的一次：去找安图菲耶夫，按下门铃，然后说：

18 “您好，当然，这很无礼，但请您抽出一小时给我。这对我很重要。”

19 这句话早已排练好并经反复斟酌过——甚至是每一个词，包括语调。

20 斯塔斯·安图菲耶夫却死了。

21 可以下车回家了。

22 但谢尔盖·伊万诺夫没有下车回家。火车开动了——他去了莫斯科。